

【文薈篇】〈憶故人〉

匡我不逮 真情回憶



尹順隆·文

約莫1998年7月吧，再次來到 Pretoria，清晨剛下飛機就面對來意不善的嚴寒氣流，從極酷熱的北半球，長途來到這氣候相反的南非，讓我一時措手不及，幾乎有點適應不了。在鄧壇主熱誠又親切地接機寒暄後，心裡才稍感一絲溫暖，但仍遮掩不了寒意的咄咄逼人。從機場到鄧壇主家大約五十分鐘車程，看到天際由黑變白，我心裡也掂量著此次該努力的工作計畫，就像日出的晨曦一樣，該進入準備位置了。

鄧壇主家到了，踏進屋門，第一眼見到的是凱鴻稚嫩又靦腆的笑容，捧著熱騰騰的毛巾，雙手遞上，並說：「尹講師早」；這一幕道場本習以為常的禮數，在此刻的後學心裡，卻無比的感動與欣喜。原因有三，其一，這是大冬天，放假的年輕人願意

如此早起，做此輕易且簡單之事，實屬難能可貴。其二，後學手中可以握著如此溫暖的毛巾，想必其專心且注意我們到達時間，將水溫控制得宜，可見其用心與耐心。其三是後學此行最為擔心之事，那就是這次上課翻譯的人才。為了日後兩個禮拜的成全開班，彼此的合作關係，一大清早可以看到這位英挺俊拔的帥哥，在中堂與後學真情交會，著實讓後學此次任務的壓力減輕不少，當時，若不是在中堂，真想給他一個熱情的擁抱。

參駕完後，凱鴻私下把後學拉到一旁說：「尹講師，這次你來，有些事想跟你聊聊，能不能安排時間喝個咖啡」，後學說：「Why not！好啊，但是道場的要務第一優先哦！」，凱鴻說：「當然囉！」。此行，一個非常好的開始，在天恩師德的美意撥轉安排

之下，讓後學與凱鴻有了一段密集且真心誠意的互動。

「凱鴻長大了」，這是後學在這次的學習中，注意到他的成長，他會誠意的虛心求教，善解人意，思維細膩，尤其談論他的感情世界，可以如此理性與感性兼具。

在幾次的上課中，為求翻譯的完整與正確，他會要求先看講義大綱與內容，不懂的部份，會先提出來詢問，直到完全了解為止。對做事的態度有力求甚解的優點，開班上課時，主講者是輪流上場，惟獨他是全場翻譯的支柱，毫無休息，也不見他有喊累或不耐煩的表情。他知道學員的程度，會提供我們在文化差異上的用詞遣句，及帶動的效果，兩個禮拜的課上完，不但不覺得辛苦，還建議了很多寶貴的意見。

頂著寒冷的太陽，喝著熱騰騰的咖啡，在湖邊享受著忙裡偷閒的感受，也別有一番滋味，與凱鴻閒話家常，才讓我驚覺他的年齡與他的想像力不成比例，他可以把他想做的事，每個步驟有條不紊地計畫好，並且確實執行，直到達成為止。同時還能分析過程中成敗的原因，在閒談中後學讚美他，他卻突然嚴肅地告訴後學，

他對處理感情的猶豫與困惑，言語中透露出對人的信任與真誠，也讓後學印象深刻。對於人格品德的塑養，讓後學欣慰南非道場有此一值得令人倚助的人才。

2004年剛到，農曆年還沒過，大伙兒正為著明年道務忙碌著，接到南非來的消息，難以置信的噩耗。晴天霹靂，不足以形容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，如此冷冽又平靜的通告，意外不總是與我們擦身而過嗎？直到我親眼看到凱鴻冰冷的身軀，才不得不面對命運對他的殘酷對待。每到忠恕道院，後學會抽空到先天寶塔祭拜先父，在走過凱鴻牌位面前，總會佇足許久，回憶那一段相助相挺的真情，感懷他匡我不逮的教養。他的離開讓後學深深的失落，也體會了生命的渺小與卑微，畢竟在上天的面前，我們不都只是盡人事聽天命嗎？英年早逝對凱鴻來說只是無奈的形容，對後學來說，失去的是一個真摯的道場夥伴，對道場則失去的可能是一個開荒發展的契機。我們寧願相信這冥冥當中有上天無形的因緣，但至今回想起來，總還會糾著深深遺憾的痛。

（編註：寫於凱鴻歸空三週年紀念日。）